

夫妇存款近10万还拴着儿子讨钱

郑州市航海路果品批发市场南侧,坐落着很多仓库,一排排用石棉瓦搭成的低矮窝棚夹杂在仓库中间。2月28日下午,北风劲吹,沙尘四起,使这里更显破败。

或许谁都不会相信,在这样一个破败的地方住着一户人家存款近10万元的人家?而这户人家,还会用绳子拴住自家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街头讨钱。更令人无法相信的是,这户人家的长子就夭折在乞讨街头,孩子的父亲老杜给出的原因是“没钱治病”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?老杜又是个什么样的人?记者对此进行了连续数天的调查。

两男童被拴住街头讨钱

2月24日上午11点,吕女士给报社打来电话报料:“一个女的,拿绳子拴住两个孩子,正在讨钱呢。”吕女士气愤地说,很多过路市民看见这一幕后,都很心疼这两个孩子。

据吕女士介绍,她从郑州市京广路公交医院门前经过时,见一个女的坐在人行道上,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。在她的身边,一大一小两个男孩被绳子拴住,仅能在半径一米多的范围内活动,在他们面前的地上,还有市民施舍的零钱。“我们都怀疑这两个孩子不是那个女人的。”吕女士说,那个乞讨的女人说话不太清楚,面对围观者的指责,她只说孩子是自己的。

当天中午,记者赶到事发地点,但那名女子和3个孩子已经没了踪影。

偶然发现女子10万存款

24日中午,一位在公交车院门前卖烤鱿鱼的老板告诉记者,女人和孩子都被一个男的用三轮车沿京广路向南拉走了。“我经常见那个男的用车拉着女人和孩子讨钱,他们经常在这一带走动。”

根据京广路上多家商贩的指点,记者沿京广路向南一路寻找,但没有找到那辆三轮车。采访中,有个商贩告诉记者,拴孩子讨钱的那对夫妻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贫穷,其实有10万元存款。

根据23日河南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节目:23日,中原路

地下道,那个女人拴着两个孩子讨钱时,市民怀疑她拐卖儿童。热心人报警后,蜜蜂张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,在检查该女子的户口本时,发现了她随身携带的两张存折:一张存款3万元,一张存款6.34万元。而存折的主人就是女子的丈夫老杜。

老杜的妻子被带到派出所,并于当天离开派出所。警方证实,被绳子拴住的两个男童,以及女子怀里抱着的男婴,确是老杜和妻子的亲生子,近10万元存款也是老杜的个人财产。

“老杜可能有更多存款”

既然有近10万元的存款,又怎么会不让孩子上学,而是拴着他们到街上讨钱呢?记者做了进一步的调查。

根据知情人的线索,老杜一家曾经在铁路苗圃小区住过,且那里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。

26日上午,记者来到苗圃小区,不少居民听到“骑三轮车送孩子讨钱的男子”时,都知道那是老杜,并热心地给记者指路。

一家规模较大的废品收购站老板告诉记者,他对老杜非常熟悉。“他老婆、孩子要来的钱都是零钱,我这里正好需要。一来二去,老杜和我很熟了。”这个老板说,有一次,老杜拿来近800元零钱换整钱,那是他妻子用3天时间讨来的。

老杜有一个大女儿,今年大约19岁。去年,老杜给大女儿拿学费,到一家职业学校读书,后来,大女儿自己跑到南方谋生了。老杜经过多方打听才得到女儿下落。这个老板说,老杜大女儿的离开,可能是不满意老杜现在的生活,不愿意整天和父亲带着一家人到处讨钱。

这里的一个知情人还告诉记者,有一次聊天时,老杜曾经透露,他有亲戚在运输部门工作,很容易搞到客运线路,他准备给女儿买辆客车,为女儿买一条客运线路,让女儿干客运。“这可是10万元能办到的事情,他可能还有更多的钱”。但后来这事不了了之。



这户人家用绳子拴住自家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街头讨钱

“儿子只是他的讨钱工具”

问及老杜的其他几个孩子,知情人说,老杜夫妻不生育,他们最小的儿子都已经五六个月了,主要原因还是想靠儿子乞讨过活。

知情人告诉记者,有人曾找到老杜,想收养他一个儿子,直到把孩子供养成大学生,但被老杜拒绝,“他说,人家给我1.2万元我都没给”。老杜常对人说,孩子越多越容易讨钱。

老杜最后搬离这里也和孩子们有关。知情人说,老杜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后,小区有关领导就不让他继续在这儿住了,“可能领导也听说老杜有钱,但仍天天带孩子讨钱”。

在那位废品收购站老板眼里,老杜是个有钱人。他说,老杜常说他的钱可以买下几个小超市。“他有钱,应该把钱花在孩子身上,让孩子吃好、穿好,其实他的孩子都非常聪明,在他手里可惜了”。

大儿子街头夭折

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,老杜还有一个叫连水的大儿子,他在乞讨过程中夭折在街头,当时媒体还就此事作了报道。

2007年6月7日,老杜将妻子和连水送到中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马路边,开始了一天的乞讨。当天接近中午时分,有过路市民发现了已经快

不行的连水,并给120、媒体打了电话。而当时,老杜的妻子就坐在他身边。摄影记者张晓冬还曾赶到现场,用相机拍下了躺在马路边、已经夭折的连水。

根据民警调查,夭折的连水只有7岁,商丘市睢阳区李口镇邵寨村人,他还有一个姐姐、两个弟弟。

关于连水的夭折,当时有媒体是这样报道的:

在铁道旁一间低矮的平房内,女人告诉她的丈夫:“水儿死了,你去看看他吧!”

正从三轮车上卸废纸箱的他愣了愣,眼圈红了。

“如果知道他今天病这么重,打死我也不会让他去讨饭。”杜××用满是泥土的手揉着眼睛说。

……为给孩子治病,杜××夫妻已经花了8万元钱,现在住不起医院了。

“要是有钱也许他死不了。”杜××说,“医生说癫痫一般死不了,我还希望他好呢。”

2007年6月7日到现在有8个多月的时间,老杜名下的9万多元存款就是在这8个多月里讨的吗?

多处地方的商贩都认识他

为了核实以上关于老杜的种种说法,带着对他的疑问,记者开始寻找老杜。

根据读者来电,记者来到老杜妻子经常乞讨的地



小孩从低矮窝棚中向外观望



存折显示家里存款近10万元

方——陇海路铁路地下桥,街边商贩卖告诉记者,老杜一家的确经常在路北向阳的地方讨钱,“男的骑三轮车,把老婆和3个孩子丢在这里就走。”但商贩告诉记者,春节前经常看见那一家人,最近他们没有出现。

中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,中原路与京广路交叉口,一马路附近,二马路附近……这些地方的商贩对老杜一家都很熟悉。他们介绍,一般上午9点左右,老杜用三轮车拉着妻儿来到乞讨地点,安顿好后,老杜会骑车离开,等傍晚时分,老杜会骑车将妻儿带走。其间,老杜也会给妻儿送来午饭,在这段空闲时间里,他会到街边捡一些废品,“讨钱才是他一家的收入来源,捡废品只是顺便”。

但在这些地方,记者等了一天也没等到他们。

在窝棚里找到老杜的家

28日下午1点,记者来到航海路果品批发市场的仓库区,根据热心读者的指点,老杜的家就在其中两座仓库中间。

狭长的窝棚分成很多单间,每间住一家人,面积约6平方米。一走进窝棚,记者就听见了孩子的吵闹声。

低矮窝棚里,南墙边的砖头上放着一口锅,墙面被烟熏得乌黑。这时,老杜的妻子已经把面条做好,旁边两个满脸污垢的孩子就是当时在街上

被拴着的男童。

大孩子约6岁,他很爱笑,牙齿很白,对于记者的到来也不怯生,他还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来摸记者的相机。另一个孩子在锅边,他将手伸进盛满面条的锅里,想捞面条吃,被妈妈拉住。

脏乱的床上,一个男婴躺着睡觉。大点的孩子告诉记者,他叫“鹏鹏(音)”,他还会数数,说起大弟弟的年龄,他伸出两个指头说,弟弟两岁了。

见记者端着相机,老杜的妻子很生气:“来干啥?派出所都来过。”由于她操着一口外地口音,说话吐字不清晰,记者无法与她沟通,也无法了解老杜的情况。

老杜要“例行”去东北讨钱

老杜的邻居告诉记者,老杜的房间每月房租60元,包水电。他出去卖废品了,这两天准备把捡来的废品全部卖完,就带着妻儿去东北讨钱。

根据邻居们的介绍,老杜来郑州5年了,每年都是郑州、东北来回跑。每年东北开始下雪时,老杜一家来到郑州讨钱,等第二年开春,老杜一家就返回东北,“老杜说,他们在东北要的钱比较多”。

由于老杜一直没回来,记者暂时离开了这里。半小时后再返回时,老杜的家门紧锁,连老杜的妻儿也不见了踪影。一位邻居说,老杜骑车回来过,听说有外人来,又骑车走了。

“正在给孩子联系学校”

2月28日晚上8点半,记者再次来到了老杜的住处。房间里亮着灯,门关着。记者敲门说明来意,老杜不但没开门还在屋里破口大骂,最后干脆关了灯。

记者就在门外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。唯一得到答复的是关于存款的,他的说法是“干了一辈子,就弄了9万多块钱,准备给几个孩子当学费用呢”“正在给孩子联系学校”。

至于为什么拴着孩子上街、是否每年都去东北等问题,他均未回答。

据《东方今报》

36岁少妇与20岁情夫幽会后死亡

一次偶然的相逢,引出一段36岁少妇与年仅20岁未婚男子畸恋。一次野外的激情幽会,少妇竟然在鱼水之欢后突然死亡。是谋杀?是过失?还是意外?经过缜密调查,警方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。日前,这一起民事纠纷案件在二审中,经过法院调解,终于止息了纷争。

少妇在与情夫媾合后死亡

三月的季节充满着温情,三月的春风让人沉醉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,已为人妻、为人母的阿月却分外想念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,尽管她比他年长16岁,尽管她也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不伦之恋,但是她已无法控制自己。

“阿鸣,明天我到巢湖来,顺便买点药,你有空吗?”大约20时30分,阿月按捺不住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,拨通阿鸣的手机。每次都是这样,她总是找点借口。

“那我去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接你,月!”独自在外地打工的阿鸣在宿舍接到她的

电话,悄悄地跑到室外,与她窃窃私语……

2007年3月29日11时许,阿鸣在巢湖半汤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接到了阿月。“到野外去踏青吧!”因为考虑到去寝室会让工友看到他俩在一起,影响不好,所以阿鸣这样提议。这一片田野远离市区,他们背对青山,沐浴着午后的阳光,躺在一个沟壑的草坪上,情话绵绵,诉说彼此相思。

时针已指向下午1时,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情媾合后,他们仍显得意犹未尽。因为下午工地还有活等着阿鸣做,阿月依依不舍地顺着一个工厂的院墙向前方走去。当阿月走到该工厂的大门口时,没有继续向前走,而是跨进这个工厂的大门。大约四五分钟过去了,阿月没有出来。阿鸣似乎预感到什么,他飞快地跑进工厂内,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:阿月躺在工厂右大门边的院墙上,头部歪斜着,眼睛半睁半闭,张开的嘴唇在困难地呼吸。“你怎么啦?”面无表情

的阿月好像不能说话,阿鸣

试图将她扶起来,可她怎么也站不起来。

阿鸣打电话让自己最好的工友大刘赶紧过来。大刘叫来一辆出租车,两人将阿月火速送往医院。在路上,躺在车上阿月嘴唇发紫,面色苍白。大约20分钟后,医生宣布阿月经抢救无效死亡。大约4时左右,阿月的亲属赶到医院,一家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。

就在此时,头脑一片空白的阿鸣突然想到了报警,他拨通了巢湖市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。

偶遇引发的畸形之恋

“我怎么会伤害她呢?!”在派出所内,阿鸣向警察交代了他和阿月之间一段畸形之恋。

阿鸣1987年出生于巢湖市某乡镇一个农村家庭,父母都是农民。2003年,他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企业上班,后来半睁半闭,张开的嘴唇在困难地呼吸。这天接近中午时分,有过路市民发现了已经快

一个乡镇小超市挑选食品时,一个正在选购衣服的少妇引起他的注目。

这位少妇看上去有30来岁,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外套,下身是一件紧身牛仔褲,窈窕的身段被勾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。时年18岁的阿鸣本能地就有一种对异性的好奇与渴望,他着实被眼前这个女人迷住了。

“这条牛仔褲多少钱?”

“186元,不还价的。”

“哎呀,我的钱包里只有120元啦!”少妇看着瘪瘪的钱包,又摸摸那条牛仔褲,无奈与不舍的表情写在她的脸上。

“给,我这有!”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然,阿鸣毫不犹豫地为少妇垫付了66块钱。

“那怎么好意思,不!不!我还是下次带足了钱再来买吧!”

“收钱,收钱!给她衣服!”阿鸣男子汉的派头十足。

“那……谢谢你啊!算我借你的。”看着眼前这位年轻、阳光、帅气和充满活力的

男孩,少妇在被动的接受中不知道说些什么感激的话语。

“我叫阿月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叫我阿鸣吧,中午我请你吃饭!”

此后,阿鸣和阿月不断地来往,并经常互相打电话,发短信。两人对彼此的依赖也与日俱增,最终他们跨越男女之间的最后防线。

“鸣,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,你会嫌弃我吗?”两个多月之后,阿月告诉阿鸣,说她已经结婚许多年了,并有两个子女,老大已经上初中了。

“啊……”一瞬间的惊诧后,阿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“月,我不在乎,永远不会。”

阿鸣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情感的漩涡。

日月如梭,时光飞逝。一转眼,快两年时间了。迫于父母的压力,阿鸣在巢湖谈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友。日渐成熟的阿鸣虽然深知自己与阿月之间是不可能结果的,但是一想到她曾带给自己许多美好和激情,他怎么也不

忍心告诉她自己已有女朋友。即使在2007年3月29日他与阿月幽会时,阿月问他有沒有女朋友,他仍然否认。

留给生者无尽的伤痛

警方经过法医鉴定,认为阿月系限制性心脏病急性发作,致死亡。据此决定不予刑事立案。然而,阿月的亲属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,她的丈夫、两个子女及其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法院判令阿鸣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法院审理认为,死者虽为有夫之妇,年长阿鸣十几岁,但两者相识时均已成年,且保持暧昧关系长达两年之久,故不存在过错责任的界定。据此,今年2月,在法官主持下,阿鸣与阿月的亲属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,阿鸣同意在调解书生效后一次性给付阿月的亲属们5000元作为补偿。

至此,生者之间纠缠是不会发生了。但是,这一段畸形的恋情,留给生者的伤痛是无尽的。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据《安徽市场报》